

## 古今论坛

## 《庄子注》中的“独化”说及其现代意义

李尚信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郭象《庄子注》认为,万物在“玄冥”之中独化而来,万物既不是由它之前的无产生出来,也不是由另一个有产生出来,万物的产生不依赖于任何它者,它是自身在产生的那一刹那,自身与自身冥合的结果。这一思想对理解宇宙生成论以及宇宙有限与无限的统一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郭象;《庄子注》;“独化”说;无待;宇宙生成论

[中图分类号] B23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28(2007)01-0069-03

The solo - growing doctrine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in *Comment on Zhuang zi*

Li Shangxin

(Center for Zhouyi &amp;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Guo Xiang, the world is solo - growing from “Xuan Ming” in *Comment on Zhuangzi*. The world is neither growing from the nihility before “Xuan Ming”, nor the being other than itself. The world is the outcome of its joining with itself deeply at the very beginning moment of its growing with no others. This idea is very significant in understanding the theory of cosmology and the matter of the unification between cosmic finity and infinity.

**Key Words:** Guo Xiang; *Comment on Zhuang zi*; solo - grow; nihility and being; theory of cosmology

郭象是魏晋时期玄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魏晋时期,产生了严重的名教危机,门阀士族的统治在人们的心目中威信扫地。这样,名教和门阀士族统治的合理性问题就成了当时哲学家们探讨的主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玄学家们从哲学上展开论证,在本体论上提出了“贵无”“崇有”等主张。然而,这些学说各有其致命弱点,因而郭象对这些学说进行了综合总结,并通过注解《庄子》提出了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思想,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高峰。

贵无论者认为,万物产生和变化的根据在于“无”。王弼说:“凡有皆始于‘无’。”(《老子注》)又说:“无名无形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

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老子指略》)这就是说,“无”本身没有任何属性,但它又是产生万物的根据,万物皆自“无”而来。这种“贵无”论的主张是郭象所不能同意的。

郭象为什么不同意王弼的观点呢?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一下郭象《庄子注》中的“无”和“有”这两个概念。首先来看看“有”的含义。所谓“有”,郭象指的是万物。为什么这么说呢?郭象反对无生有,主张有自己生自己,然后又说:“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为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为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

[收稿日期] 2006-10-12

[作者简介] 李尚信(1965-),男,湖北石首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周易研究》杂志编辑。

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庄子注·知北游》)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万物自己生自己。从这里可以推出:“有”指的是万物。所谓“无”,在郭象看来,意味着没有任何属性、没有任何规定性。没有任何属性、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怎么可能生出有呢?因此,郭象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庄子注·齐物论》)没有任何属性的无,就是没有任何属性的无,不能有任何更多的东西。无不能生出有。万物不能从无中生有。

那么,万物是否是自有中产生的呢?郭象《庄子注》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庄子注·齐物论》)这是说,如果认为有自他物所生出来,则在宇宙万有生出来之前毕竟只是无,哪来有生万物呢?所以,郭象认为,有(他物)也不能生有。这和佛教所说的万物非他生相类似。

郭象比较倾向于裴頠的万物自生的观点。裴頠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崇有论》)至无就是绝对的无,什么也产生不出来,万“有”是自己产生自己,没有一个超物质的东西使它产生。郭象《庄子注》是基本赞同裴頠的这一观点的。郭象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庄子注·齐物论》)郭象以为,“自生”就是物各“自然”而生,非有因由之生,故他说“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庄子注·齐物论》)这也就是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莫为”说。

但是郭象与裴頠又是有根本区别的,裴頠提出“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崇有论》)的思想,这是郭象所不能同意的。裴頠既承认“万物自生”,同时又认为,每一个具体事物都是全体的一部分,都有其规定性,因而不能“自足”,而需要靠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条件。他说:“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崇有论》)“资”就是依靠、依赖的意思。“有之所须,所谓资也。”(《崇有论》)万“有”之间互相依靠,就是自己存在的条件和发展的根据。这当然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事物之间的辩证联系。但是,在郭象看来,

说万有之间互相依靠,仍然是“有待”的观点。如果任何物的产生或存在都要依靠它物、都要有所待,那么也就无物能存在、能产生了。因为被依靠的物也要有所待,这样无限地推演下去根本就不会有那被我待之物。所以从本体的意义上讲,“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的观点是不对的。在郭象看来,万物的“自生”只能是不依赖它物的“自生”,万物都是独自产生和变化的,从而形成了他的万物独立自足、自己产生而“无所待”的“独化”论思想。

那么,万物如何“独化”而“自生”呢?是否如人的少年变成青年那样的“自生”呢?不是的,因为这样的“生”仍然是有原因的,仍然是有待。为了解决万物“独化”而“自生”的问题,郭象借用了《庄子》书中的一个概念:“玄冥”。这也是郭象完成他的“独化”说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玄冥”,“玄”指深远,“冥”指幽寂,“玄冥”就是指一种昏暗幽深、混沌不分的状态。这样一种状态既不是一般所谓的“有”的状态,也不是一般所谓的“无”的状态,而是一种非有非无,既有既无的状态。所谓“玄冥者,所以名无而非无也”(《庄子注·大宗师》)。郭象有时又把它称之为“玄合”或“玄同”。万物正是在这样一种玄冥的状态中各自独化,突然产生的。同时,各自独化的万物又彼此相因,联系成为一个“玄冥之境”。郭象说:“彼我相因,形景(影)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庄子注·齐物论》)这是说,我与物虽先后相随,形与影同时生出,这在一般人看来好像是相互的因果性或共同由一物所生出,具有内在的联系,但实际上它们只是自然而然地合为一体的,并非真存在什么相互的制约与依赖关系。因此,万物在“玄冥”之中独化,既不是由它之前的无产生出来的,也不是由另一个有产生出来的,万物的产生不依赖于任何它者,它是自身在产生的那一刹那,自身与自身冥合的结果。所以郭象的结论是:“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两之因景,犹云俱生而非待也,则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故罔两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则化与不化,然与不然,从人之与由己,莫不自尔。”(《庄子注·齐物论》)郭象此说当然有其神秘性的一面,但它同时也是对贵无论

和崇有论的片面性的扬弃。

郭象通过论证万物存在的合法性和必然性，从而论证了现实中的事物，比如名教存在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因而为时人找到了精神避难所。他对名教问题的思考显然进入了宇宙本体论和生成论的领域。他所说的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的问题就含有宇宙（万物）生成论的意味。因此，其在宇宙生成问题上的得失也是值得关注的。在宇宙生成的最终极的意义上，宇宙确实不能产生于无。因为无只是无，如果它能产生有，那么它必然有产生有的机制，因而就不是无了。简单地说有生有，那最初的有的存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说宇宙从来就有，由于有运动、时间、空间问题的存在，仍然不能解决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与统一问题。宇宙存在着，那是有，但宇宙又确有无无限的特点，因此要解决有限与无限的统一问题必须在宇宙生成的基本模式中假定有与无是同时统一地存在的。

在宇宙生成的初始条件中必须包含“有”这一因素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纯粹的、空洞的“无”的确是生不出有来的。

然另一方面，按照我们目前所接受的辩证法思想，物质的运动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就是说任何物质必须对它物有所依赖，有所待。但是，任何物质都有所待，那这所有的“待”如何产生呢？显然，任何物质都应有所待的一面，这无所待，不应是指物质的不变性，否则，所有的物质都将永远处于“等待”的状态。所以，物质

的这一“无所待”的特性应是一种主动性，是一种主动的动——这也是符合辩证法的，否则就成了机械论者了。这主动的动可以说是从来就有的，但既然有动就有变。然而，按照一般常识，有变则有因，因而这动就该是有待的了。因此，既然它是“无所待”的动，就不是一般的动，而是无因由的自动。这是否就是郭象所说“独化于玄冥之境”的那种动呢？至少，我认为郭象洞见到了宇宙论问题的这一奥妙，而且试图解决它。但是，很显然，这种无因由的、“无所待”的主动的动不能被扩散，而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而且这种“动”应该是稳定的，否则世界将会失去秩序。然而，郭象正有把它扩散到一切领域的企图，因为它抽掉了现象世界的所有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走向了极端，导致了完全的神秘主义，这是其局限。

对物质的基本结构问题的猜测，现代物理学表明西方古代的原于论和中国古代的“气”论都有睿智的闪烁。是否可以相信，对有无问题有过深刻探讨的玄学在这个问题上也会有自己的贡献。东方神秘主义确实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有启发性，它不时地闪现出睿智的光芒，我们应该不断地挖掘其中的宝藏，而郭象的“独化”“玄冥”说也应该是值得格外予以关注的一个猜想。

附记：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沈顺福教授在材料方面对本文做了一些充实，特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于孔宝）